

21世纪年度最佳
外国小说·2001

Cane River

凯恩河

〔美国〕拉丽塔·塔德米 著

王家湘 译

21 世纪年度最佳外国小说 · 2001

Cane River

凯 恩 河

〔美国〕拉丽塔·塔德米 著

王家湘 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

(京)新登字 002 号

著作权合同登记图字 01-2002-6119 号

Lalita Tademy

CANE RIVER

据 Warner Books, A Time Warner Company, 2001 版译出。

© 2001 by Lalita Tademy

This edition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Warner Books, Inc., New York,
New York, USA, through Arts & Licensing International, Inc., USA.

All rights reserved.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凯恩河/(美)塔德米著;王家湘译. - 北京:人民
文学出版社, 2002.12

(21 世纪年度最佳外国小说)

ISBN 7-02-004094-2

I. 凯… II. ①塔…②王… III. 长篇小说-美国
-当代 IV. 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2)第 094961 号
责任编辑:姚翠丽 吴继珍 装帧设计:康健
责任校对:杨文玉 责任印制:李博

凯 恩 河

Kai En He

[美]塔德米 著

王家湘 译

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出 版

<http://www.rw-cn.com>

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 邮编:100705

北京国彩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字数 348 千字 开本 889×1194 毫米 1/32 印张 12.5 插页 1

2002 年 12 月北京第 1 版 2002 年 12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数:1-1000

ISBN:7-02-004094-2/1·3110

定价:27.00 元



作者简介

拉丽塔·塔德米为美国当代非裔女作家，太阳软件系统公司前副总裁。为了致力于该书的写作，她毅然辞去在公司的职位。本书为她的第一部小说，在美国享有较高声誉。

评选出版说明

新世纪肇始,人民文学出版社、外国文学学会及各国(语种)文学研究会(学会)联合举办的“21 世纪年度最佳外国小说”评选活动正式启动。这项评选活动由人民文学出版社主办,并将一年一度进行下去。

我们确定的作品入选条件是:凡世界各国每一年度首次出版的长篇小说,具有深厚的社会历史内涵,有益于人类的进步,能够体现突出的艺术特色和独特的美学追求,并在一定范围内已经产生较大的影响。

我们制定的评选程序是:由各国(语种)文学研究会(学会)遴选专家组成分评委会,负责语种对象国作品的初评工作;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外国文学学会及各国(语种)文学研究会(学会)委派专家组成总评委会,负责各国入选作品的终评工作。每一年度入选作品不得超过 8 部。入选作品的作者将获得总评委会颁发的证书、奖杯,作品将由人民文学出版社组成丛书翻译出版,丛书名即为:“21 世纪年度最佳外国小说”。2001 年度入选作品 6 部。

以中国学者的文学立场和美学视角,对当代外国小说作品进行评价和选择,体现世界文学研究中中国学者的态度,并以科学谨严和开拓创新的精神推进优秀外国小说的译介出版工作,为中外文化交流做出贡献,这是我们希望该项评选活动能够产生的意义。

“21 世纪年度最佳外国小说”评选委员会

“21 世纪年度最佳外国小说”
评选委员会

总评选委员会

主 任

聂震宁 黄宝生

委 员

(以姓氏笔划为序)

叶廷芳	石南征	刘玉山	刘海平
陈众议	何其莘	陆建德	吴岳添
赵德明	聂震宁	黄宝生	管士光

美国文学评选委员会

主 任

刘海平

委 员

(以姓氏笔划为序)

朱 刚 刘海平 陆建德 杨金才 盛 宁

《凯恩河》是当代美国非裔女作家拉丽塔·塔德米 2001 年出版的成名作，刻画了作者家族中前后四代四位女性形象。作品采用历史建构与故事叙述相结合的方法，对美国的种族主义历史进行了再审视，重新思考了人性和人的价值。小说语言形象，情节生动，充分展示了作家的艺术才华和远见卓识。

“21 世纪年度最佳外国小说”评选委员会

Cane River (2001) is a well-conceived epic story that deals with a very important part of American history that will fascinate readers for generations to come. It dramatizes the roots of turmoil in and outside America's black community on issues of skin color.

Setting her story at the foot of her own family roots on Louisiana's Cane River, Lalita Tademy takes historical fact and mingles it with fiction to weave a vivid and dramatic account of what life was like for the four remarkable women Elizabeth, Suzette, Philomene and Emily in her family history.

As a family saga, *Cane River* sweeps from the early days of

slavery through the Civil War into a pre-Civil Rights South—— a unique and moving slice of America's past that has rarely been recreated in fiction with such grace and dignity. The epic is truly a captivating blend of fact and fiction as well as proof positive from a bright, new talent.

**Screening Committee of
The Annual Best Foreign Novels, 21st Century**

译者前言

拉丽塔·塔德米的处女作《凯恩河》是一部纪实小说。纪实，因为作者在四十七岁上辞去了在财富五百强公司之一的太阳软件系统公司所担任的副总裁的职务，经过了五年多对家人和家族起源地知情人的访问，研究了各种历史文件，从尘封了一个多世纪的旧报纸、发黄了的法庭记录、契约、遗嘱、财产证，到私人信件和家庭传说的记叙，连接起了家族七代人的历史。作为小说，即使有了大量的文件和家庭传说，在作者着重描写的从一八三四年至一九三六年的一个世纪里主要是三代女性的生活中，不可能没有空白和缺失的链环。在这种情况下，作者“……在对事件和当时当地的思想氛围的研究的基础上填补了空白。我推测人们的动机，偶尔也改变一个名字、日期或情况以适应连贯流畅的叙述需要。”作者希望自己“捕捉住了事物真实性的精髓”。

读完全书，反复思考最后这一句话，脑子里出现了许许多多记叙黑奴生活题材的作品。从男女黑奴的口述实录、自传，到黑人或白人、男性或女性所写的或虚构或纪实性的作品，这些构成了我对美国蓄奴制的感性认识。在接触到这大量的作品以前，在我们的思想还比较封闭的年代，蓄奴制意味着奴隶主一律凶残，黑奴一律处心积虑反复策划逃跑和反抗，如果有少数黑奴不以逃跑或其他行动对奴隶主进行反抗，那他们就一律是汤姆叔叔。如今我们对于世界和人及事物的复杂性多了一些了解，看问题逐渐少了一些绝对性，但是黑奴的主导形象仍然是《根》中

被砍掉了一只脚仍要逃跑的孔塔·金特和《汤姆叔叔的小屋》中抱着孩子跳跃急流中的浮冰奔向自由的伊莱扎。蓄奴制的残酷集中体现在《宝贝儿》中母亲宁愿杀死幼女也不愿让她落入奴隶主的魔爪。奴隶主的没有人性反映在对黑奴的穷凶极恶的肉体折磨、随心所欲地拆散黑奴家庭和对女奴的性迫害上。

但是在拉丽塔·塔德米的《凯恩河》中,这一切只有淡淡的影子,构成小说发展的背景而不是聚焦点。作品中反映了酷刑:吉拉斯姆被工头毒打过。反映了妻离子散的悲剧:克里门特甚至没有能够和妻子女儿说一声再见就被卖到了远方。有黑奴的逃跑,在南北战争中黑奴大批逃离种植园。有性迫害,伊丽莎白和苏塞特都在毫无选择可能的情况下为白人奴隶主生了孩子。但小说集中描写的是拉丽塔的家族中三代女子的生活现实。在路易斯安那州中部山林沼泽地区凯恩河沿岸这个有法裔克里奥尔白人、自由有色人、有色人黑奴和黑奴生活在一起的特定地点,在蓄奴制时代、南北战争和战后南方恢复重建的特定时代,演绎了黑人女奴苏塞特、混血女奴菲洛敏和艾米丽所怀有的梦想、坎坷的经历和梦想的幻灭,记录了她们如何相互支持,为子女创造一个好于自己所具有生存条件的努力。

这是一个独特的视角,因而展现的是不同于我们所熟悉的蓄奴制的图景。这种对熟悉的题材的陌生感促使人去进行更多的思考。

每一个人都有梦和憧憬。九岁的黑皮肤女奴苏塞特希望和小姐奥琳一样受教育、一起在圣奥古斯丁教堂里面穿着礼服接受圣餐礼、和尼古拉斯·穆龙在教堂里正式结婚。主人的朋友、白人男子尤金在苏塞特十四岁时占有了她。初期这给了她朦胧的希望,但很快就变成了绝望和空虚。生下一儿一女后,苏塞特的全部思想集中在尤金能否给孩子们自由和家人不被拆散上。但是等待她的是主人去世后的黑奴大拍卖。她能够做到的只是到处乞求,使女儿菲洛敏没有离开她。在二十四岁这个应该对

生命和未来充满了希望的年龄，她的梦彻底幻灭了。“苏塞特的白礼服、圣奥古斯丁教堂以及子女获得自由的旧梦证明是极端愚蠢和无法实现的。”

菲洛敏的梦和憧憬体现在她看到的“显现”中：有自己的土地，自己的房子，把被卖后分散的家人重新团聚起来。命运只吝啬地给了她短时间的刻骨铭心的爱情，在克里门特被远卖他乡后，面对主人的亲戚、种植园主白人纳西斯的纠缠，菲洛敏作出了选择。她要利用纳西斯对她的迷恋实现自己的梦想。她促使纳西斯给子女受教育，在物质上为他们提供较为优裕的生活。二十年后当纳西斯为了得到合法的继承人，和白人女子结婚的时候，菲洛敏拥有了一块土地、盖了自己的房子、把大部分家人搬到了自己的农场上。

艾米丽尚在儿时南北战争就结束了。她只有四分之一黑人血统，从外表上已经和白人没有什么区别。她识文断字，娇小美丽。她的梦是不受外界干扰地过她自己的日子。在内战后南方白人种族主义气焰日益嚣张、白人享受一切权利的社会中，她在内心经历了痛苦的和自己母辈认同的过程。她和白人男子约瑟夫之间有着真挚的爱情，但是她的遭遇比苏塞特和菲洛敏更为悲惨。她的一生都是在社会力量的摆布下生活。她也用摆布了自己一生的种族歧视的观念摆布周围的人，不许女儿和肤色深的人交往，歧视儿子的深色皮肤的妻子。她在去世前不久和外界最后一次接触中所受的屈辱，高度浓缩了她表面上不是黑奴而事实上却毫无自由的一生。

和这三个黑人女性的生命紧密交织在一起的三个白人男子又有着怎样的生命轨迹呢？他们是自由的，可以从法国来此创业，也可以想走就走。他们可以要想要的女人。但是可以说他们中没有一个人是真正幸福的。看起来尤金只把苏塞特作为发泄性欲的对象。但是他后来和一个自由的有色女子共同生活了很久。如果苏塞特不是个女奴，也许和尤金共同生活的人会是

她？纳西斯对菲洛敏有着难以解释的迷恋，和她的关系持续了二十年。他最终离开了菲洛敏，是因为按照法律，他和菲洛敏的子女不能继承他的产业，他需要一个白人子嗣，但是他善待他们的每一个子女，并且给了菲洛敏能够安身立命的土地。如果法律允许他和菲洛敏正式结婚，子女能够继承他的财产，他会离开他们吗？读了这部作品的人都无法怀疑约瑟夫和艾米丽之间有着真挚的爱情。法律不允许他们结婚，但约瑟夫比纳西斯进了一步，他把艾米丽搬进他家，和她共同生活。艾米丽也和他一起经营商店。他们的这种生活方式受到内战后白人极端主义分子和传统势力的仇视，不断发生的血腥暴行和对约瑟夫的直接威胁使他为艾米丽和子女们的安全担忧，为了保护他们，他最终和一个白人女子结了婚。但是当他坚持要在遗嘱中把财产留给他和艾米丽的子女时，他被杀死了。

三代人的悲剧揭示的是时代和制度造成的悲剧。从具有人身自由和被剥夺了人身自由的人破灭了的梦想中，也许可以为读者呈现出美国蓄奴制的另一个层次上的罪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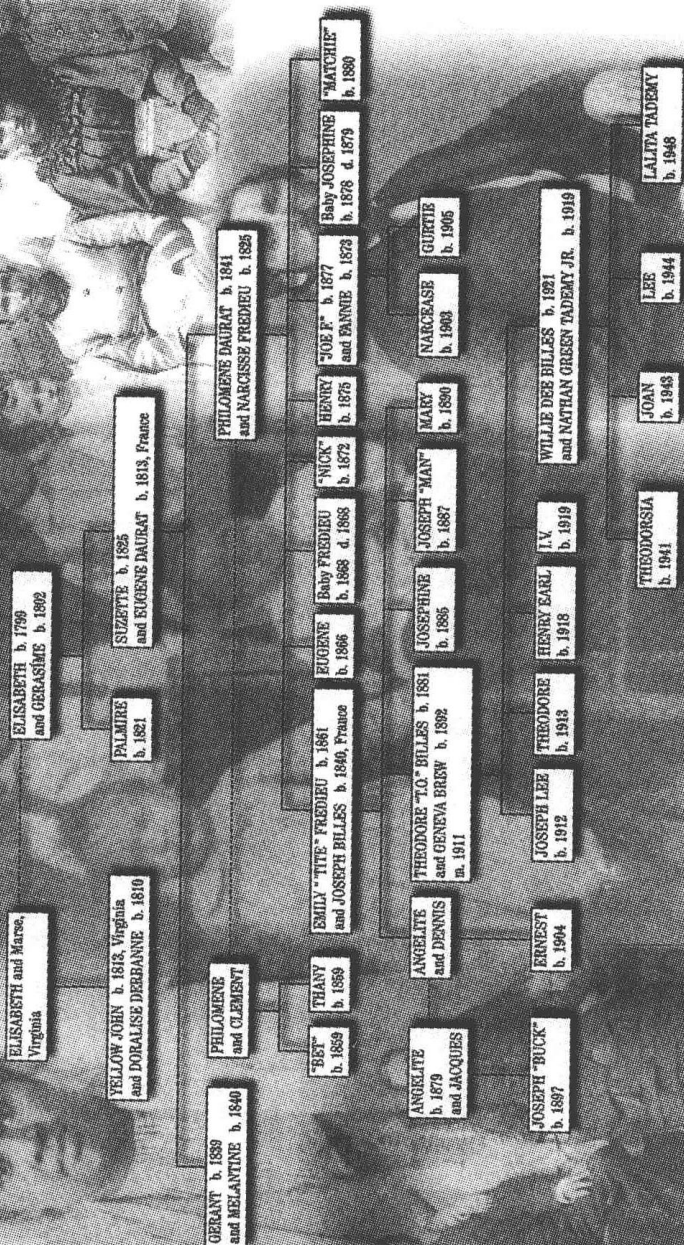
财富五百强的公司要找到一个高级雇员不是一件难事。能够以持久的热情、不懈的努力、怀着深深的爱重构在黑奴解放前后共一个世纪中、在路易斯安那州凯恩河地区各阶层各种族的人的生活氛围，重构一个黑奴家庭以女性为主线的命运，这不是一件易事。感谢拉丽塔·塔德米为我们头脑里的美国黑人历史的画布上添抹了鲜活的一笔。我想，苏塞特、菲洛敏和艾米丽的梦想终究得到了实现。菲洛敏不是说过吗，母亲是女儿花园中的岩石，女儿是母亲花园中的鲜花。《凯恩河》就是在几代母亲的耕耘下，在女儿手中开放出来的鲜花。

2002年8月

献给我的母亲

威利·迪伊·比勒斯·塔德米

CELANESE'S DISINFECTANTS
Seven Years' Success



作 者 记

一九三六年夏末,我的曾外祖母艾米丽在她路易斯安那州家中的床上安然去世,床垫下藏着一千三百美元现金。尽管她在我出生前十二年已经去世,她的存在却牢牢地印刻在了我们的家庭传说中。我的母亲和她的弟弟妹妹们在谈到艾米丽的时候,喉咙总会因尊敬而微微咽哽,他们的口气之中总会逗留着一丝崇拜之情。

人们告诉我,曾外祖母小不点(艾米丽的绰号,和英语“甜美”一词谐音)非常漂亮,我保留的她的四张相片证实了这一点,其中的两张悬挂在我加利福尼亚州家中的墙上。她七十多岁时仍然充满了活力,会独自在康法恩长沼上她阿洛哈的农舍前室里和着老式留声机的音乐声跳舞,在星期日去看望她、聚集在她身边的家人的欢呼声的激励下,高抬脚步跳动和旋转。表演结束时她总会挺着胸,一条腿向后踢起,一只穿着靴子的小巧的脚在长裙下离地悬起,直到掌声停止才放下。这是她的标志性动作。我的母亲和艾米丽其他活着的孙辈们都清晰地记得这一幕。他们说,笑声和欢乐包围着曾外祖母小不点,他们形容她毫无瑕疵的皮肤,浓密的栗色头发,高高的颧骨,轮廓分明的窄鼻子和难以置信的小细腰。母亲常常对我说,而且每次说的时候都带着自豪和留恋的笑容,“她是一个有风度的女士,和杰奎琳·布维尔·肯尼迪一样。”

我一直感到难以接受上面这句话。现在我知道,艾米丽·弗里多在一八六一年出生,生来即是奴隶。她生活在路易斯安那州中部与世隔绝的偏远地区的深处,吸鼻烟^①,每天喝家酿的葡萄酒,坚持所有的来访者、甚至儿童都和她一起喝。在她和我的法国裔曾外祖父三十多年的关系中,她生了五个非婚生子女。在他们整个共同生活期间,不同种族间通婚并不违法,但是一个有色人女子、即使她看去确实像个白人,和一个白人男子一起生活是很危险的。我的曾外祖母艾米丽有很强的肤色偏见,她勉强能够容忍被叫做有色人,从来不能容忍黑人这个称谓。我的母亲肤色最为白皙,如果愿意,可以冒充白人,是孙辈中最受她宠爱的。把这些事实协调起来,和坚信母亲对她“有风度”的评价是很困难的。

由于艾米丽的肤色偏见,我想到她时向来没有好感,虽然从来不敢这样对母亲说。但是同时我很羡慕艾米丽的能力:她以我从来没有学会的方式鄙视生活中的挫折而不屈服,并且主动将快乐视为自己的权利。

多年以来,艾米丽强烈吸引着我:一个未经发掘的秘密。但是我的生活太忙碌了,不可能在没有确定目的的情况下总是去做不实际的遐想。我热爱自己的世界,每天早上一觉醒来,急于开始一天的生活,品味下一笔交易,下一个要建立或改变的企业,下一次的提升。在二十年的时间里我在公司的阶梯上费力地使自己节节上升,直到成了硅谷一家财富五百强高科技公司的副总裁。职位带来的是废寝忘食的工作、地位,漫长的工作时间和购买股票的期权。但是偶尔当我在闷气的小房间里审核具有战略意义的商务的时候,会发现自己在暗自想着艾米丽,她是什么人,是怎样成为这样一个人的。在审核预算的时候,我的思

① 原文如此,但实际上她嚼烟草,书中有过描写。

想会不自觉地飘移到艾米丽的母亲菲洛敏身上,我对她的了解是这样少,只有二十年前舅舅寄给我的、一个比我长两辈的亲戚写的短短两页家史中的一个名字而已。逐渐我的心中产生了一种挥之不去的、无法控制的欲望,要确认菲洛敏的母亲,弄清楚她是作为他人财产的奴隶生活在种植园中,还是一个自由人。

一九九五年,我被一种无法明确说出的渴望所驱使,连我自己也感到吃惊地辞去了工作,离开了毕生为之准备而获得的令人垂涎的职位。我奔波于加利福尼亚州和路易斯安那州之间,访问家庭成员和当地的历史学家,得知了家系的根源会变得多么错综复杂。

我浏览文件,直到头痛迫使我离开发霉的地下室,那里存放着人口调查记录或保存得很不好的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初期的旧报纸。在路易斯安那州的各个法院中,我艰难地看了契约,遗嘱,财产目录,地产申请以及法庭审判记录。加入纳兹托契斯家系协会使我能够看到一些私人收藏的文件,包括信件。对自己祖先的探寻不再是消遣,而变成了着魔般的迷恋。

一系列的发现对我自以为对路易斯安那、蓄奴制、种族和阶级的了解提出了挑战。我原以为克里奥尔人指的是黑白混血人种,但是人们用干脆利落的口气告诉我,克里奥尔人仅指法国早期开拓者说法语的白种后代,这是把他们和克里奥尔男人“私下”繁衍的黑人子女明显地区别开来的一个势利的分辨方法,同时也把自己提到比祖先从阿卡迪亚来的、说法语的下层阶级法裔后代高一等的地位。我发现,多数种植园并不像《飘》里那巨大的向四面伸展的塔拉种植园,而是自给自足的小型社区,四周被更小的农场包围。我发现,有多少不同的农场和种植园、奴隶主和奴隶,可怕的蓄奴制就以多少个各自不同的戏剧场面表演出来。

在我加紧寻找菲洛敏的母亲的时候,踪迹引向了凯恩河,一